

日本奈良，吉野川两岸樱花繁盛。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较量

清风徐来，落英缤纷。汤西酒，漫天飞蝶，如飘瑞雪。如烟如雾，如诗如画。各小戎和小林博士、小林嘉代、三木漫步在樱花丛中，欣赏漫天飞雪般的美妙景象。小林博士感慨地诗兴大发，吟诵着樱花诗：“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任风飘……”。我对凋谢的樱花有特殊的偏爱，它如落红，如逝水，如逝水无痕。人奇世，那凄婉的心醉，明奇。——毛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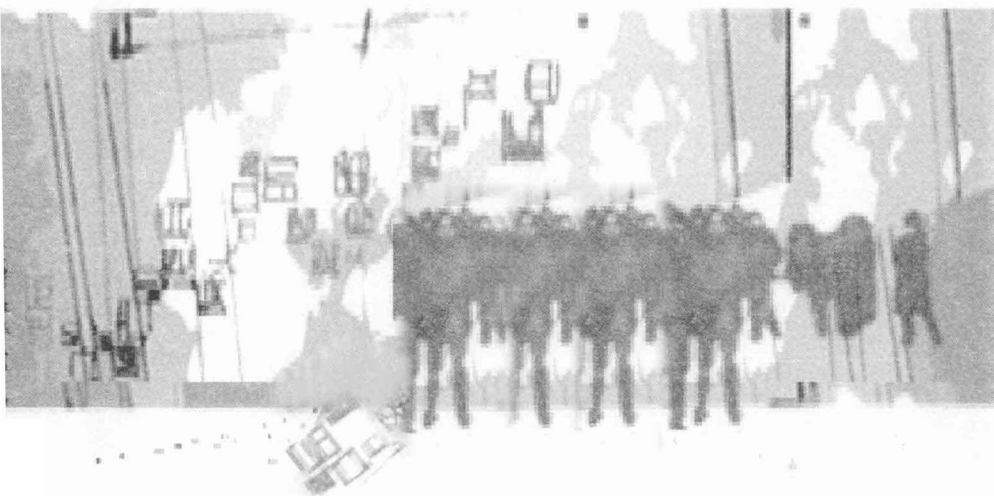
□毛禹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较量

◎ 毛 禹 著

电影文学剧本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较量/毛禹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11

ISBN 7-5387-1921-0

I. 较... II. 毛... III. 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391 号

较 量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长春市海山印业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22 千字
印 张	5.75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幕

两只洁白的鸽子在蓝天翱翔，哨音悠扬。

一大群鸽子掠过长江，飞临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上空，盘旋几圈后，呼啸着向山腰间一排深棕色的木板房俯冲下去。

南京。侵华日军陆军通讯基地。

鸽子接二连三滑翔降落在木板房插着太阳旗的窗口平台上，咕咕叫着。

几个日军士兵取下信鸽携带的信件。

一群信鸽腾空而起。

木板房大厅内，形貌俏丽的艺妓清水芳子在弹琴歌唱。几个浓妆艳抹服饰艳丽的艺妓伴着琴声翩翩起舞。

芳子轻声唱道：

春日高楼明月夜，盛宴在华堂，
杯影人影相交错，美酒泛流光，
千年松柏叶繁茂，弦歌声悠扬，
昔日繁华今何在，故人知何方！

狼狗狂吠。木板房前草坪上，几只凶恶的狼狗围住一个中国少年疯狂地撕咬着。

少年挣扎着惨叫。

留着小胡子形貌凶恶的日军军官山口少佐和几个日军士兵笑嘻嘻地围观着。

木板房内，日军头目石川大佐高举酒杯，喜笑颜开。

山口不时冲上前凶残地将挣扎而起的少年踢倒。

少年浑身血肉模糊，目光充满仇恨和绝望，惨叫声凄厉而嘶哑。

山口放声狂笑。

琴弦崩断，琴声戛然而止。

狼狗吞吐着滴血的舌头。

少年身躯支离破碎，血肉横飞。

鲜血汨汨流淌着，染红了碧绿的草地，聚在一起渐渐凝成字幕——较量

第一章

—

群鸽惊飞。

木板房上，日本太阳旗徐徐降下。

1945年9月20日上午6时。

浓重的晨雾中。哨卡上，数个国民党兵严密盘查过往行人，逐个搜身。

郭四筒打着呵欠，骂骂咧咧：“他妈的，大清早的，搞什么名堂？”

薛连长骂道：“郭四筒，你他妈的要赌不要命了，新来的王处长说这已是禁区。出半点纰漏，就地枪毙！”

郭四筒：“妈的，人在上海，就发号施令到南京来了。”

薛连长：“他马上就到，这人可不是好惹的。”

郭四筒讨好地递上一支皱巴巴的烟：“薛连长，抓什么人哪？”

薛连长：“搜捕汉奸！”

一列汽车纵队疾驰而来。前面一队摩托开道，中间两辆美式吉普车，后面是三辆满载着国民党兵的中吉普。

吉普车内。陈参谋羡慕地：“上校，戴老板对您真是器重，瞧这阵式。”

王伟立顾盼自雄，踌躇满志地：“在戴老板面前我立了军令状，三天之内，必有捷报。”

“三天？太夸口吧，万一出了纰漏，戴老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王伟立：“不是夸口，是只有三天时间。三天后，这批战俘就要转运上海，由美国军舰遣返回国了。”

陈参谋：“怎么？美国人也对这些战俘感兴趣？”

王伟立：“美国战略情报局对那件东西觊觎已久，前不久在缅甸和朝鲜搞掉日本人几个间谍网后得知根子在这里，所以迫不及待地要把这批战俘弄到手。”

陈参谋转动着方向盘：“那个间谍名单，会不会是日本人在故弄玄虚？”

王伟立：“不，我有绝对把握。”

陈参谋：“啊！对了，按照您的命令，这一地区方圆五十公里设了三道警戒线，所有的车站，码头；桥梁，渡口；公路，隘口。我已下令全部封锁，严密盘查过往的任何人。”

王伟立：“处置很妥当，我很满意。”

两个衣衫褴褛乞丐模样的母子出现在哨卡外的山坡上。

容颜憔悴，面色黝黑的梅嫂和儿子石头向大路上哨卡张望着。

梅嫂领着石头向哨卡走来。

郭四筒咧嘴叫苦：“倒霉，臭要饭的，我可不能脏了手。”

薛连长：“别说是要饭的，就是一堆大粪也得搜！”

郭四筒堆着笑脸：“连长，我的好连长，这些天手气特背，连输了好几晚，今天不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嘛，几个弟兄商量好啦，好好搓一把。你看，这晦气就别让我沾了。”

薛连长：“王处长说了，违令者，格杀勿论！”

郭四筒无可奈何，骂骂咧咧地：“妈的，拿个鸡毛当令箭，站住！”拦住梅嫂母子。

郭四筒一脚踢飞梅嫂递过的要饭篮子。“妈的，臭死了，臭汉奸！”

石头气呼呼地：“你才是汉奸。”

郭四筒大怒：“臭要饭的，不想活啦！”

“立正！敬礼！”薛连长一声口令。

开道的摩托鸣笛疾驰而过，后面的车队卷着烟尘一辆接一辆驶过，将梅嫂等人隔开。

郭四筒趁机：“还不快滚！”

薛连长站得笔直，讨好地敬着礼，目送车队远去，满脸崇敬。

二

铁丝网圈围着的战俘营内。

日军战俘一群一伙围坐着，懒洋洋躺着，神色木然。

石川大佐和山口少佐一边踱步一边窃窃私语。

山口：“再有三天就……哈，总算熬出头了。”

石川：“不可掉以轻心，近来我感到四周充满了浓重的杀气，想必是山雨欲来呀！”

山口：“听说芜湖一带的我军都出城集中，干活修路。为什么把我们圈在这里一动也不让动？”

石川忧心忡忡地：“这就是让我担心的啊！”

山口：“莫非他们摸到了什么苗头？”

石川：“适才与邢立队长闲聊，无意中得到一个重要情报。”

山口撇着嘴：“那只猪能知道什么像样的情报？”

石川笑咪咪地：“我们的电台依然在活动。”

山口惊喜地：“是嘛？！这，这，太好了！这么说密码没被破译。”他原地转了几圈，捶胸顿足，狂妄不可一世地，“到底是小林博士的杰作啊，我早说过，就是他们所有猪脑袋加一块儿想上一万年也破解不了小林博士的密码。”

石川：“幸亏齐小戎不在了……”

山口：“齐小戎？哼！还不是手下败将！”

溪流淙淙。梅嫂和石头洗净脸上的污垢，登上一处高坡。

梅嫂和石头站在高坡上向基地山头眺望，神色凝重。

母子不约而同地伸出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战俘营。

石川：“齐小戎虽未夺走名单和解码，可她炸死了小林博士，

使我们的情报员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法联系和控制。自发的，小规模的活动只会促使他们尽早暴露，被覬覦此名单已久的各方势力逐一击破并加以利用。倘真如此，我等可就成了大日本帝国的千古罪人啦。”

山口的狂傲劲一扫而光，恨恨连声：“难道帝国大业竟要毁在那臭丫头手里?!”

石川：“这名单是帝国几代人数十年的心血，上面数以千计的情报员身系帝国复兴大业，是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秘密武器。决不能让敌人夺走，否则，纵使切腹十次也难偿罪孽之万一。”

山口：“可我们没有解码，没人能解开小林博士的谜，情报员究竟在哪儿，是谁，干什么的，我们根本不知道。”

石川长叹一声：“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纵使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听说从上海来了个什么处长，估计是戴笠为此事派来的。”

山口不屑地：“他能搞出什么名堂，我就不信他们能破解小林博士的密码?!”

石川冷冷地：“还别得意，这密码就是小林博士跟中国人学的。”

一群鸽子响着哨音在空中盘旋。

石头欢呼雀跃地：“妈妈！看呐，鸽子，鸽子！”

目光始终未离开基地山头的梅嫂悠悠说道：“石头，从现在起，你不能再说话啦。”

石头委屈地：“那，那能不能给我弄个鸽子玩儿？”

梅嫂：“我们此去是以死相拼，你还有心玩鸽子。”

石头失望地：“那我可要憋死了。”

梅嫂脸色一沉：“怎么？不想给小戎姐姐报仇啦？”

石头浑身一震，向山上望去，目光充满仇恨。

石头泪光闪动，声音发颤地：“我想，怎么不想。”

战俘营。

石川：“山口君，传令下去，销毁一切能证明自己身分的东西，包括信件，照片，日记什么的。如有任何人敢泄露半点，一律格杀勿论。国内的家人也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三

手持冲锋枪的国民党兵跳下车，迅速散开，将铁丝网圈围的战俘营团团包围。

摩托车队在大门外依次排开，列成两队。两辆吉普车响着刺耳的笛声穿过摩托车队在大门口停下。

肥胖，颧硕的邢立腆着大肚子向王伟立敬礼：“上尉警备队长邢立欢迎长官大驾光临。”

王伟立坐在车里翻着眼睛，抽打着白手套，傲慢地：“哼！欢迎我？你马上就后悔说这话啦。”

邢立讨了个没趣，怔在车旁。

陈参谋介绍道：“邢队长，这位是军统局王伟立上校处长。”

王伟立皱着眉头，看着战俘营破木牌子上歪歪扭扭的字，不满地：“怎么？我一个堂堂的军统上校，这里的最高长官，在这儿要改称营长吗？”

陈参谋：“听见没有，立刻改了。”

邢立未解其意：“改了，什么改了？”

陈参谋：“牌子，改成战俘管理处，蠢猪！”

邢立陪着笑脸：“长官，您看，只剩三天了，何必……”

王伟立：“只要是我管辖，别说是三天，就是三分钟也要规规矩矩，体体面面。”

吉普车穿过敞开的大门，一溜烟儿驶进院内。

邢立愣了半晌，冲着车影破口大骂：“操！摆什么臭架子，大官儿老子见得多了。”冲门口卫兵大吼：“看什么看，还不快给处长老爷改牌子！”

邢立办公室内乌烟瘴气，几个下级军官正在赌博。王伟立踢门进来，几个军官吓得蹭地站起，立正不语。

邢立腾腾跑进来，见状大怒，“他妈的，你们怎么还在玩儿，都滚出去！”

王伟立用手杖敲着桌上的赌具：“这个，给我扔出去，派人清理这里。我的官邸就设在这儿。”

邢立满头大汗地在尘土飞扬的办公桌上翻着，找出战俘名册，哗哗翻动：“奉，奉上峰令，向您移交在押战俘石川大佐以下……总计……”

王伟立傲慢地：“算了，算了，像拉屎似的，这些人我要逐一过目。邢队长，你就是这么约束部下的吗？”

邢立喃喃地：“弟兄们说，闲着也是闲着，反正也没几天啦……”

“混账！”王伟立大怒：“你知道这儿关着的是些什么人吗？是杀人恶魔！看看你弄的，这哪像战俘营，一个个东遛西转，横

躺竖卧。简直成了荣军院啦！”

邢立讨好地：“王处长，您大人大量，您看，您叫王伟立，我叫邢立，常言道，一笔难写两个立字，说不定五百年前……”

王伟立气得拍桌大骂：“一万年也贴不上，少他妈套近乎。我是帝王的王，伟大的伟，三十而立的立。你他妈的是死刑的刑，拉痢疾的痢。”

邢立气得浑身发抖：“你，你……”

王伟立：“你什么，我解除你的职务，听候处置。”

邢立出门边走边骂：“妈的，说我是死刑的刑，你他妈的是王八的王，阳痿的痿。狗日的，走着瞧。”

电话铃响。王伟立接起电话。

“邢立吗？找邢立队长。”

王伟立不悦地：“你给我听着，我是王伟立，这里的最高长官，一处之长，有事找我，没什么邢队长。”

“狗屁处长！”电话另一头破口大骂：“老子刚赏你个芝麻官儿，竟敢把官腔打到老子头上啦，老子姓胡！”

王伟立腾地立正：“啊！胡专员。”

“不是看在戴老板的面儿，老子早枪毙了你这个臭汉奸，居然跟我摆起谱来啦，怎么？你这搞情报出身的，来之前没打听出邢立队长是我亲外甥吗？”

王伟立再三道歉：“您瞧我这耳朵，真他妈的是聋子，这都是当年日本太君，不，日本鬼子扇耳光留下的病根，真他妈的可恨。是，是。我马上开始甄别战俘，尽快遣返。将军还有什么训示吗？”

胡专员：“今晚我去你那里视察！”

王伟立脸色阴沉，骂道：“妈的，这老狗仗着和胡宗南沾点亲戚，目中无人，屡次找我麻烦。”

陈参谋劝道：“有了胡宗南这层关系，连戴老板都让他三分，我们没必要多树强敌。只要我们搞到名单和解码，戴老板自会给我们做主，还怕他什么胡宗南的亲戚？”

王伟立拿出一张纸条：“这几件事你亲自去办，记住，注意保密，要做得若无其事。”

陈参谋看过内容，钦佩地：“原来处长成竹在胸，真是一步十计，滴水不漏啊！”

王伟立大模大样地仰坐着，故作感慨地：“唉！有时我真羡慕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整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过得逍遥自在。我可没这福噢！”

陈参谋：“都说您有王者之风，果真如此。”

王伟立忽地站起，俨然发令：“立刻架设电台，向重庆总部和上海的戴老板报告：我已顺利接管此处，恭请静候佳音。”

四

“滚出去，滚，滚！臭要饭的！”

街市。梅嫂母子被一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赶出店铺。梅嫂摇头叹气拉着儿子离去。

9月20日9时。

薛连长带着一队士兵将街市的两头路口封锁，逐个盘查每一

个人。

芳子和夏子、晶子三人在人流里穿行。夏子和晶子一路叽叽喳喳，说笑不停。

一间店铺门口，一个中年妇女摇着头对梅嫂说：“不行，别说两天，就是两分钟也不能收留你们，没看搜查得多严呐！”

浓妆艳抹的晶子眉飞色舞地：“没想到新来的王处长这么年轻，和和气气，人也帅气。”

夏子揶揄道：“那是王处长对你青眼有加，晶子要走桃花运啦。”

晶子醋意大发：“青眼有加的是清水芳子，我这模样的人家能看上吗？你瞧他瞅芳子那模样，跟丢了魂儿似的。”

愁眉不展的清水芳子小声地：“晶子，夏子，你们别拿我开心啦。”

王伟立办公室。几个勤务兵在布置办公室。

王伟立扬扬自得地哼着越剧唱段。

窗外，透过铁丝网可见战俘营内的日本兵站在帐篷外脱得赤条条的接受检查。

陈参谋一脸沮丧地走进来，摇头道：“毫无结果，全体战俘连头发丝儿，牙缝都检查到了，就差没把屁眼儿翻开看了。”

王伟立：“意料之中的事，还是抓紧审讯石川和山口吧。先拿山口开刀，那家伙狂妄得很，激怒他。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陈参谋：“我看，山上那几个娘们儿也关起来算了，免得

.....”

“不!”王伟立一副老谋深算的模样:“这是我一招妙棋,偏偏让她们自由出入。”

陈参谋:“噢?”

五

街上。梅嫂神色焦虑,忽然发现石头不在身边,不由一怔。

吴军医诊所门前围着一大群人,有人愤然骂道:

“妈的,太不像话了,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敢这么欺负中国人!”

梅嫂挤进人群,脸色大变。

石头站在人群中央,身上被剥得赤条条的,浑身淤青,满面灰土。双手死死捧住一个半死不活的花鸽子。郭四筒捏着鼻子指挥两个士兵用刺刀翻动着石头被剥下的破衣烂衫。

驱车经过此处的陈参谋见状停下,点燃香烟,饶有兴趣地观望着。

行为猥琐的鸽贩在向穿着白大褂的吴军医介绍着情况。

鸽贩:“小人是卖鸽子的,这个浑身臭烘烘小叫化一直围着小人的鸽子笼眼巴巴地看,怎么撵也不走。正赶上这几位老总巡街,踢翻了小人的鸽子笼,这小子抓起一个就跑,不小心一头撞在这个东洋婊子身上,”说着,指指浑身是菜叶和破碎的鸡蛋,一脸怒气的石田晶子,“这婊子急了,使劲一推,小叫化摔个狗吃屎,那个心肠挺好,好意去扶他,小叫化以为要抢他鸽子,上

去就是一口，呲，胳膊现在还淌血呢。”

郭四筒指着身上和晶子一样狼狈的夏子对吴军医说：“这娘们儿好像会两下子，就这样，嘿！把小叫化弄个倒栽葱，更奇的是能把衣服喇地一下顺手扒下来。这可能是东洋婊子特殊训练的给男人脱衣服的技术，妙哇！这婊子最近可能憋坏了，都拿小孩开练了。”

薛连长走来大喝道：“围着看什么！都给我散了。”

众人纷纷离去，鸽贩上前抢夺石头手中的鸽子，石头死不放手，鸽贩狠狠扇了石头一记耳光。

梅嫂大怒，欲上前又忍住。

石头委屈地哭了。

手臂上血迹斑斑的芳子同情地望着石头。

吴大夫对芳子说：“到里面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咬人的小无赖，你也进来。”

芳子等人随吴军医走进诊所，石头气鼓鼓地夹起地上已经成了碎片的破衣烂衫跟了进去。

梅嫂想要阻止已来不及，不由怔在当场，冷汗顺鬓角渗出。

四周的人已散去，梅嫂跟着走开，又不甘心地转回到诊所门前。

薛连长用疑问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梅嫂，带领几个士兵走了过来。

梅嫂无可奈何地走进诊所。正欲跟进的薛连长被站在吉普车旁观望的陈参谋叫住。

明亮洁净的诊所室内，中间用屏风隔开。门口一张桌子上放